

朱旭东

《也当期许“花样余生”》一稿经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刊登后,我的微信朋友圈震动了。除了难得的刷屏,他们在转载电讯微信公众号时附带的点评,给了我莫大鼓励。

“触动内心,让你开始直面养老!”“令人震撼,发人深思。”“通篇充满着人性关怀”……

我知道这里颇多溢美之词,但我很是享受——作为一个忠实的码字工,还有比这些认可更幸福的事吗?恰在此时,电讯编辑就此稿约一篇采访札记。我正好有一肚子话想说,说说感想,说说那些未能写进稿子的话……

我开始关注老龄化、关注养老,最早该是2014年。那一年,做的关于中国最“老”县——江苏如东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带来诸多问题和探索的系列报道,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且持久的反响,这让我意识到——中国的老龄化,不可抗拒地来了。如东的当下,就是很多地方的未来。

2016年,国家开始放开二孩政策,持续重视发展养老事业,这与“中国最老县”的系列报道或许有时间上的巧合,但我还是挺满足的,因为我尽到了一个记者的责任——观察、预警。

报道如东,只是呈现了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极端现象,并没有太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态。我脑海里一直萦绕一个问题——抛家离子的老人,到底是怎么生活的?他们的内心世界如何?这些年来,我多次走访护理院、敬老院,却很难真正走进去,总觉得隔着一层——护理院更愿意“宣传”,老人也未必真能敞开心扉,而我,缺乏勇气去揭开那层老旧的纱布,害怕看到更骨感的现实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走访了位于南通市港闸区的南通市北护理院。第一次去,类似于踩点,没有写稿,只是在揣摩其成为样本的可能性。护理院很客气,对记者不排斥,也没有明显的功利心,而是像朋友一样和记者聊家常,且有问必答。

第一次打交道,护理院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,我对市北护理院有了基本的判断——具

# 不动声色

## 给老人一支“麦克风”

“准备第三次去市北护理院前,我一直在琢磨报道主题——一定要写一篇有点分量的稿子,但写什么呢?写他们的生活状况?写医护人员的故事?写医养融合的探索?这些,我的同行们多多少少都已经涉猎过,再写的话,并无新意……

备一定的规模,提倡医养融合,院长善于“换位思考”,认可养老是件“良心事业”。我决定,择机再来。

不曾想,春节前分社在报送“走基层”的选题时,市北护理院的故事被纳入发稿日历,促使我很快第二次采访,并在大年三十发出《默默守护——南通市北护理院见闻》,但只是见闻式的“蜻蜓点水”,看“水”还是“水”,连“水”的咸淡都没尝出来。

准备第三次去市北护理院前,我一直在琢磨报道主题——一定要写一篇有点分量的稿子,但写什么呢?写他们的生活状况?写医护人员的故事?写医养融合的探索?这些,我的同行们多多少少都已经涉猎过,再写的话,并无新意。

我想到了自己。我也是“奔五”的人了,至今没能在父母身边尽孝。再过几年,我也将加入“老人”行列。孩子大了,必然要远走高飞,内心尽管不舍,我估计到时候肯定不会拖累他。很多人都会独自老去,我们希望未来会有怎样的生存环境?等我们老得不能动的那一天,会有人来听我们絮叨吗?不如趁现在还“年轻”,还有点话语权,努力帮现在的他们,帮未来的我们,说点什么。

中国历来提倡养儿防老,母慈子孝、天伦之乐,是一个幸福家庭的标配。但现实,将这个“标配”击得粉碎。多数家庭,能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、舐犊之情,一辈子孝顺,助父母安度晚年。部分家庭,因婆媳或翁婿关系不和,只能舍大家顾小家或舍小家顾大家,难得两全。部分家庭应验了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的老话,更有彻底视年迈父母为废物、为累赘之人,老人终日郁郁寡欢。

或许,是我内心的不安和紧张,促使我努力

走进护理院那些老人的内心世界,走访那些无法三代同堂内心纠结不堪的同龄人。我所考虑的,是每一位正常的人,该如何有尊严地老去,赢得“花样余生”。

“花样余生”这个核心词,是在下班路上,突然从脑海里跳出来的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活得精彩,即使在人生的末端。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表达的正是这种挣扎。生怕“花样余生”这四个字飘走,我赶紧将它们记录在手机上。

幸运的是,市北护理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,不仅能把记者当朋友相处,还在设身处地地想着自己的未来——他们中间有几位,正是受困于父辈或亲戚的养老问题,才选择到护理院工作;他们自己,已经决定将来入住护理院。换位思考,在这里基本没有障碍,因为他们本身就身处纠结之中。

有了宽松的采访环境,我的采访基本就是纯粹“观察”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采访方法。在进行类似的“田野调查”时,我更愿意作为“隐身人”,尽量让采访对象感觉不到我的存在,他们更能展现真实的状态。

我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,一起和老人聊天、拉家常,自然就消融了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那层警觉和隔膜。采访完,记者再和工作人员分析探讨刚才的采访内容,并顺带完成对他们的采访。可以说,这次采访并非我一个人,而是一组人,采访成了相互探讨。护理院的工作人员,没有把自己当成被采访对象,而是和记者一起调查并思考问题。在他们的帮助下,我了解到更多的内心冲突,甚至那对刚

刚把父亲哄骗过来惊魂未定的姐妹,我也顺利地“观察”到了。

不管愿不愿意,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,将来只能选择社会养老。这是我多次采访得出的结论,这次采访,更加确定了我的判断。

在独生子女这一辈,典型的“421”家庭结构——四位老人,夫妻二人加一个孩子。双方父母身体还算健康的时候,不管双方家庭有无其他矛盾,小家庭还算轻松的。一旦双方父母有一人病重,负担立刻显现出来。而这种负担,是接踵而至的。如果全身心照顾老人,那么,工作可能被荒废,生活来源没了,孩子的未来也没了,整个家庭,只能越来越垮。

独生子女一代,和未未来的一代又一代,必须努力打拼,为父辈和自己的社会化养老寻求保障。前几年,将老人送养老院还是“不孝”的表现,慢慢地,让老人在养老院安度晚年的做法开始被更多人接受。不管老人愿不愿意,这是无奈的选择,也是现实的选择。

我执意多次走访护理院,是在远望我的未来。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,给予一些关注和帮助,更为一点心安。而写《也当期许“花样余生”》,更像给他们和身在困局的子女递上一支麦克风,让他们向外界表达一下此时的心声。等我老了,会否有人愿意听我唠叨?

人从巅峰下坡,逐渐失去的包括青春、健康、权力、关爱、梦想,直至失去生命。护理院的老人,余生可见。只愿他们,余生如花。

本来,我的努力方向,是把读者“写哭”的,后来觉得太过虐心,我只写了失智区那些自得其乐的老人以及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,而刻意回避了对失能区场景的描述。我去过“失能区”,那里,基本感觉不到生机,所以,我放弃了。

此后不久,我又走访了高邮的湖滨老年公寓,那里的百余位孤寡老人无论生前有多辉煌,告别世界时,几乎都悄无声息,只有护理院院长在整理他们的遗物时,内心万千感慨。

## 纸的灵魂

“现在人们对于纸的依赖减少了许多,从环保的角度看是好事,但总感觉纸虽然在未来生活中开始退场,但纸所承载的灵魂不能丢了

力,只要想象力足够丰富,那么它带来的惊喜感,就足以让人长久地记得它的折叠办法。

对于折纸的起源,有三个说法,分别是中国起源说、日本起源说和西班牙起源说。但折纸该先有纸吧,如果造纸最早出现在中国,那么折纸就极有可能起源于中国。咱们把折纸当成日常生活的小玩意儿,但在日本与西班牙等国家,却是把折纸真正当艺术来看待的,据说日本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等多个国家都有专业的折纸协会,得是有一定功力的折纸达人才能加入这个协会。我搜索了一下,中国貌似没有,可能和咱们国家民间各种艺术表达形式太多,没怎么把折纸当回事有关。

纸的用途太大了,不止可用于记载、传承文化,还可以用于娱乐,并且在生活里的实用价值也很大。五代十国时期,一位名字叫李邕的人在宫中做纸鸢,就是后来的风筝,这算是早期的折

纸作品了。春节时贴在窗户上的窗花,要先折后剪,也是折纸一种。古书有记载,“鲁班削竹为鹊,成而飞云”“公输般变木鸢,以窥宋城”,这充分表明折纸不止有观赏性,也有实用性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纸也曾是稀缺物,在农村的一些家庭,曾经是很难见到纸张的,一张报纸也是稀罕物,更别说印刷得整整齐齐的书籍,制作得简单爽目的本子了。有一种纸特别吸引我,即包装各种点心的吸油纸,这种纸通常制作粗糙,但使用起来却很坚韧,轻易不会被撕坏,小时候家长点心心的时候,要把吸油纸一层层地解开,点心吃完了,纸要收好,以便下次包其他东西用。

在古代小说里,纸也是最常见的“主角”之一,无论是历史小说、武侠小说还是言情小说,都不乏与纸有关的描写。贼人入户行窃,

## 那些年纷飞的大雪

“今年春节前夕,家乡又酣畅淋漓地下了三场大雪,让人心驰神往。可是父亲,却在三场雪过后的元宵之夜骤然病逝

兴致,用脸盆装上积雪,在地坪里堆上一只硕大的雪老虎,用竹叶装饰成胡须,用黑炭装饰成眼睛,看上去栩栩如生。雪老虎吸引了附近的孩子们前来观看,那是父亲的杰作,却让我内心充满了骄傲。雪老虎在地坪里蹲守了整整一个月时间,等气温逐渐升高,才渐渐缩小成小狗大小,最后融化成一摊冰水,雪老虎的陪伴,成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,身体不太好,冬季经常感冒。大雪纷飞的时节,恰好赶上了期末考试,咬着牙坐在考场里,整个人昏头昏脑,感觉在积雪覆盖的校舍里,到处都是无法抵御的严寒。考试的半程,父亲忽然进到教室来,递给我一杯热气腾腾的姜盐豆子芝麻茶,这样特殊的待遇,让同学们都投来羡慕的眼光。也不知是不是心理的作用,我一闻到茶水的清香,所有的病痛瞬间

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那一年期末,我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,光领奖台就上去了好几次。

到2008年,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,父亲终于不用再为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操心了。可是老家开年就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雨雪天气,大雪封山,交通中断,漫山遍野的竹子都爆裂折断了,父亲带着乡亲们抗险救灾、恢复电力,忙了大半个月。我也归心似箭,乘火车从北京赶回去过春节,车到大山脚下,就因为路面结冰无法再前进一步了,我于是拎着箱子,沿着积雪覆盖的公路往家里走,前面还有几公里山路。走到半路,见到父亲大步流星地赶来迎接,他的腿曾在几年前摔伤做过手术,可是他穿着套靴行走在雪地里,脚步却是那样的坚定有力。

随着工作渐渐忙碌起来,我冬季回乡的

### 钩沉

## 巨人詹五九

桂涛

我从一个不起眼的跳蚤市场买回个老瓷盘。盘子上画着三个中国人,着清朝服饰。

三人里一个是妇人,持扇而坐;一个是滑稽的侏儒,身高不及幼童;另一个穿着官服,身高比身旁那几个戴礼帽、穿马甲的西方人要高出许多。几个西方人正打量这对来自中国的巨人和侏儒,显得惊异好奇。

盘子上写着法文:“中国巨人与侏儒(高矮)两极相遇。”摊主只说这盘子是法国的,其他也说不个所以然。

这个中国巨人是谁?我翻找史料,从故纸堆中找到了詹五九的故事。

詹五九出生于1840年,成年时身高2.36米,比姚明还高。他在上海做工时被外国人发现并包装,后周游世界巡演。老瓷盘上记录的就是詹五九在西方表演时的景象。

清代文学作品中就有对詹五九的描述,说他兄弟两人皆为“长人”,本在婺源制墨为生,“衣食颇难数,深以为苦”。一日“西洋人遇之,以为奇,以多金聘之去,为制宦官冠服极华,洋洋妇之跣且簪者配之,置于危楼,窗面面嵌玻璃,饴人瞩之,则头大如五石瓮,腰围如五石瓮矣”。日复一日的表演让詹五九“获重利”。

继续查找,我发现英国、法国、美国都留下不少关于詹五九的版画、明信片 and 照片,他总是站在侏儒身旁,以凸显惊人身高。大多数画面中,詹五九脸上没有表情,常穿朝服、挂朝珠、拖长辫、拿折扇,偶尔也会穿上西装皮鞋。巨人的形象常常被神化,有的画上一手就能握住一个婴儿,或是仅用手掌就能托起一个成人。

从当时的表演海报上看,与詹五九同时登台的还有一个手足耳鼻等部位可以拉长的“橡皮人”,但巨人无疑是压轴的角色,极受欢迎。有英国报纸报道说,詹五九的身高让英国王室都颇感兴趣,特意邀请他在1865年到访伦敦,并用毛笔写下自己的中国名字。

那时正是“日不落帝国”走向全盛的维多利亚时期,英国人对世界充满好奇,从世界各地搜罗奇珍异宝扩充博物馆也蔚然成风。如今英国大大小小博物馆里收藏的埃及木乃伊、敦煌壁画、希腊雕塑等许多都是那时入藏。很明显,詹五九也成了英国人的收藏之一。

关于詹五九的晚年,众多史料说法不一。有的说这个巨人后来加入英国籍,并娶了一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女子为妻,在英国乡村经营茶室和杂货铺;有的说他后来返回中国,用存款买了大屋子,还捐了几个五品官做;还有的说他在英国又娶了个“长不及四尺”的外国女子为妻,“每招摇过市,仿西人携手同行之例,观者无不大笑”。

詹五九的故事让人唏嘘。西洋人的猎奇“成就”了中国巨人,他也许是当时许多西方人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。

从那时起,在西方的部分集体记忆中,中国人和中国总是以“巨人”或“侏儒”的形象出现,而非一个“正常人”。今天不时交替出现的“中国威胁论”与“中国崩溃论”也许正是这种记忆的遗毒。

### 两岸

## 我们如此亲近

李嘉萌

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,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,我在这头,新娘在那头。后来啊,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,我在外头,母亲在里头。而现在,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,我在这头,大陆在那头。”

琅琅书声在教室里回荡,这首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诗歌《乡愁》从此架起了我与台湾的那座桥梁。

小学时曾读过《乡愁》,那时心气稚嫩,并不能理解其中意味。去年夏天,我有幸与台湾朋友相识在“台胞青年年夏令营”的活动中,几天的相处、交流,慢慢地拉近了我与台湾的距离,也更理解了“浅浅的海峡”里隔不断那一湾乡愁。”

记得那天活动时,当台湾的小伙伴们一字不差地背诵出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”,大陆的同学除了感叹,更多是觉得自己在招待熟识的老友。他们说,他们的家人会时常提起大陆的祖辈;他们说,他们很早就从电视、网络上,了解到很多大陆的信息。“大陆”,对他们来说既神秘又好奇,这一次,当他们真越过那湾“浅浅的海峡”来到彼岸……除了抹不去的“乡愁”,更多是在彼此心中种下的那份情谊。

那些日子,我们朝夕相处,不仅成了要好的朋友,更学会了他们嘴里那种糯糯的“台湾腔”。他们会把“创可贴”叫作“OK绷”,把“地铁”叫作“捷运”,把“国家大剧院”叫作“水蒸蛋”……特别是他们在每句话后面那个“la”的尾音,让我们这些不曾到过台湾的同学,瞬间觉得“超萌”“搞笑”……就这样,我们的欢声笑语在不同“版本”的汉语交流中,在颐和园昆明湖水上回荡,在十七孔桥上停留;我们的足迹一寸印在紫禁城沧桑的青石砖上,印在太和殿、保和殿,更印在我们每一颗年轻的心里。

那些日子,他们脸上总是泛起没完没了的惊叹,那是被祖祖大陆深厚的文化底蕴,和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惊叹,从他们时不时嘴里冒出的“哇哦”,那份抽离的腔调总能让我们有一种美美的满足。我们一起拍照,那种搞怪的、有趣的、友爱的……我们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,在每一个认为美好的地方迫不及待地留影,并将这份美好悉心保存;我们聊着年轻人的话题,讨论着彼此的学习心得,不时还会来段英语对话,在她们注重肢体语言的口语表达中,我们了解了彼此的校园生活,兴趣爱好,甚至发现了彼此很多很多的共同点,一样喜欢音乐漫画,一样喜欢这个星那个星,一样喜欢唱《小幸运》《我们不一样》……啊,原来,我们就是那么近那么近。

眨眼与台湾朋友们已经分开了一段时间,在各自又归于平淡的生活中,彼此的想念却一刻也没有随着时间而淡去,在我们之间,早已有一条长长的“微线”将我们紧紧地、紧紧地连接,并相约着我们的明天……如今也更明白,“思念是一湾浅浅的海峡,我在这头,好友在那头……”

### 两代

韩浩月

在电视上看到一位折纸高手,在分享折纸流程与技巧,在他的示范下,一张空无一物的纸张,翻转折叠之后,一只“灵魂兽”出现于手掌之上。“灵魂兽”是什么我不清楚,大约是西方魔幻故事中的一种小兽,但令人赞叹的是,仅仅用一张纸,就能折叠出形象如此栩栩如生的作品。而且名字也好,宛若这只纸做的小兽真的有了灵魂。

折纸是许多人的童年记忆,纸飞机、纸船、纸塔等等,曾伴随过几代人度过物质与娱乐皆匮乏的岁月,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憧憬与想象。“70后”“80后”也许是受折纸影响最大的两代人,后来的青少年们,可娱乐的方式太多,尤其是电子产品的发达,使得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机缘再接触折纸。

女儿三四岁的时候,我曾教她折纸船:一张A4纸反复折叠,最后把扁平的折叠体反手撑开,一只活灵活现的乌篷船便现身于书桌上,船体清瘦悠长,船篷圆润饱满,纸张在灯光下愈发洁白,一只只纸船摆满了书桌,像是真的到了南方小镇。这个折纸船的手艺,还是我上小学时学会的,三四十年过去,竟然没忘。由此可见,折纸并不复杂,它考验的不是人的记忆力,而是想象

### 怀人

济兼

适应了北方的暖气,对南方冬季的阴冷变得很不习惯,可是南方的冬天毕竟有她可爱的地方,比如年底不期而遇的大雪,总是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。

常记起童年时的冬季,山野间雾气弥漫,空气中浸透骨髓的阴冷,和手上红肿发痒的冻疮,可是这一切难挨的时光,都会在下雪时得到补偿。傍晚灰蒙蒙的天空,预示着即将有一场大雪,总是先下起雪粒子来,听到地坪里响起“沙沙沙沙”的声响,那么轻微的声音,让人的心情变得欢欣起来,等天黑时地面上铺上厚厚的一层,接着便是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。这时候父亲收工回来,母亲在厨房的火光里忙碌,室内的温暖让屋外的严寒也变得诗情画意起来。

上小学的一年雪后,和哥哥一起放寒假回来,兄弟俩跟着父亲一起去到后山,纷纷扬扬的大雪将满山的竹子都压弯了腰,形成一个迷宮般的冰雪世界,到处都是晶莹剔透的拱门。父亲带着我们在竹林间穿行,脚踩着积雪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。父亲来了